



没有河的桥

邵勉力 著

你问我命运是什么 命运就是孤岛上一颗金黄的沙粒在心脏跳动

命运就是海浪咬噬岩石的意志腾着终生的属于 命运就是火山爆发地壳断裂

岩浆以飓风的形式向宇宙敬礼 命运就是大漠上高而瘦的骆驼背起两座山默默向前走

命运就是黄昏残阳如血在目眦尽裂 命运就是铅水注进了铜炉 命运就是黑人走进黑夜里

命运就是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 命运就是南极和北极 命运就是我和你

没有河的桥

邵勉力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河的桥/邵勉力著.-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1994

ISBN 7-80074-896-0

I. 没… II. 邵… III. 诗歌-中国-现代-选集 IV. 1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2083 号

没有河的桥

邵勉力 著

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30 号

(邮政编码:100010)

经销商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 3 印张

版 次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次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074-896-0/I · 342

定 价 2.60 元

序

邵燕祥

写杂感文字既久，离诗这片纯文学的净土愈来愈远了。诗的创作呈现了多元化的格局：一方面在摆脱了“工具论”的羁绊后，它在众多作者那里成为更加“个人”的东西，一方面也出现了大量假冒伪诗的作品，或者被不同的作者群互相指为伪诗的作品。诗论作者虽然并不算很多，但从八十年代初期强调纵向继承和强调横向移植的各执一端，到后来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内几乎把近一个世纪世界上各种诗的思潮、风格、流派展示如转轮，使人目不暇接。而我作为诗的读者，不太看重理论的指导和“科学”的分析，宁愿“跟着感觉走”——自然是我的而不是别人的感觉。在抒情诗这个领域里，我自认为还是可以凭感觉辨别诗的真伪的。因为对于抒情诗来说，感情的真是第一义的。甚至一个完全没有文学欣赏经验的人，面对一个对话者、倾谈者，也大体能辨别其是否真诚；当然

也会有受蒙蔽的时候，或由于自己的痴迷，或由于对方的善于“表演”，然而时间终归会判明作伪者的破产，正如西哲所说，你可以长久地欺骗一个人，也可以欺骗许多人于一时，但不能使众多的人永远受骗。

那末，只要是真的就好么？

当然不是。守财奴真诚地歌唱他的金钱，权势者真诚地歌唱他的权柄，至多只能获得别的守财奴、权势者或他们的奴才的共鸣。而只有少女真诚地歌唱她的爱情，才是诗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认为魅力写于1986和1987两年的诗稿才有了一读的价值。

从诗艺的角度看，不无值得推敲之处，比方可以更事删节，注意锤炼；然而那对于时过境迁的作者来说，“来如春梦几多时，去似秋云无觅处”的情思，不可重复，希望和失望不可重复，欢悦和痛苦也不可重复，倘加改写无异重构，反失如璞未凿之天真自然，不如索性就此存真，倒是一份纪念。有缘读到这册诗的读者，不管愿意不愿意，你是作为一个“第三者”，通过略显稚嫩的笔触，窥视一个少女认真地画出最初的梦。

如果说要指出尤其可贵的一点，那就是这诗梦中的故事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虽花季亦有荒凉，虽坦途亦有跌蹠，并且有令人震颤的挫折和痛苦。这便使梦也赋有了真实感和深刻感，区别于流行包装下的平庸的向往和满足。痛苦，即令是仅仅属于个人的痛苦，也有一种使人成熟、使人坚强的力量。

也许会有人指责这样作品中感情的跌宕不过是“杯水风波”，然而我以为，比起黑水洋掀起风暴致使舟楫摧折的灾难制造者来，颠簸于杯水风波者的境界诚然狭小，但那良心却总是不失清白的吧。

我没有想到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又来谈诗，谈少女的爱情。这其实都是题外的话，对于这两组诗的一些读后感而已；无意于导读，更无意于争辩，也就无碍于读者以自己的感觉来读诗人的心。

是为序。

1994年1月20日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序..... | 邵燕祥(1) |
| 上卷:无题诗 32 首(1986 年) | (1) |
| 下卷:十四行诗 40 首(1987 年) | (37) |
| 献辞(代跋) | 邵魅力(77) |

我多次说过我已不会写诗了
我的眼睛已习惯了黑夜习惯了荒凉的蜡烛
当大滴大滴的泪水滚落进我久痛的心田
我便知道淡淡的梨花落了小河也不再清清亮亮
那夏夜遥远的歌声缥缈成梦幻了

我说过我已不会写诗了
我的手已习惯了躲藏习惯了无法掩饰地颤抖
当我默默地去适应别人而不让别人来适应我
当我默默地走过春天走过地平线
我便知道秋天来了秋天又过了

一个又一个日子在飘遥着
一只船又一只船在停泊着
在燥热之后骤冷的灵魂里

一个不安的幽灵是怎样地在挣扎着

也许我已经衰老也许我已经死亡

冬天的北方的厚厚冻土

埋葬了一个结满目光的背影

那白色的刚刚开始讲的孱弱的故事

象睫毛上的冰凌花悄悄开了又悄悄融化

我知道我注定如一只奔跑到疲惫的野鹿

我说过我已不会写诗了

我学会了祈祷尽管我从不相信上帝

当岁月用喑哑的声音告诉我涨潮时

我的舌尖已饱尝了海水的苦涩

那是希望与绝望

那是思念与思念

这时我无法抗拒地知道

我爱过

—
—

原谅我。

粉红粉红的梦早已不再漫过手臂淹没世界及方舟

秋千荡过头顶便不再滑向树梢

风筝也不再自由地翻腾在天野让思绪拥抱风

原谅我。

大漠上的脚印原本是风沙一过便要消失

透明的翅膀原本就是柔弱得经不住风雨

我的苍白的天空

原本就是寂寥的忧郁

原谅我原谅我

我不知道风从哪里吹来又向哪里吹去

被孤独浸透的桅杆还会不会上升起远航的旗

燃起的香烟依然飘浮着未来的幻梦

告别和凋谢依然是黎明紧闭的主题

原谅我并且原谅我吧

三

谁也不曾期待谁也不曾祈求
就这样就这样淡淡的目光拉长了星光
把宇宙注满悲哀的泪水
金黄金黄金黄

鲜红的火在暗的地心燃烧
沉默地省略去滚烫滚烫的岩浆
谁也不曾幻想更不曾解脱
多少年多少年就过去了

从那时起
语言就软弱得停止呼吸
杜鹃却一直在啼血在歌唱
当最后一次对视成为永久
谁都知道
他们别无选择了

从此地球就开始旋转
从此就有了南极和北极

四

只有唯一的一次伊甸园满是北方的雪
从古以来
那条被上帝惩罚终身爬行的狡猾之蛇
闭上眼睛绿莹莹的凶光冬眠了
积雪的红褐松塔是诱人的禁果

只有唯一的一次世界出现了尽头
从古以来
条条道路都是通罗马的吗
站在悬崖边上
我知道为什么
你也懂

五

假如你环海走过了世界就象哥伦布
假如你吃尽了人间的宴席如一位挥霍的皇帝
你见过风浪也见过岛屿
你见过无数的奇珍不论天上水底

一切你都见过了

一切你都见过了之后你才去注意她
一块从没引起你注意的伤痕累累的陆地
那上面有的是光秃的山岩和没有墓碑的孤坟
还有枪眼和弹片
而她除了你什么也没见过

你怜悯地去抚摸她的伤口
你不想再漂泊了

这块陆地上面现在连野人都没有
你来了你忧伤地说你属于这里

• 没有河的桥 •

于是她也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
于是她伸出血迹斑斑的手迎接你
但她蒙昧得都没有见过野人
但她除了你什么都没见过

她委屈

六

埋葬吧埋葬吧埋葬吧
烧毁吧烧毁吧烧毁吧
流逝吧流逝吧流逝吧
死亡吧死亡吧死亡吧

干燥的风扫荡枯萎的原野
广袤的早春无情地曲折着泥泞
沼泽散发森林的腐朽
雨雪菲菲敲打冷漠的浮萍
蓦然回首吗仰天长啸吗

什么时候才能翻过冬的冰冷走进夏的平静
峡谷漆黑只露出一线诡秘的天空
寥落的足音回响着空旷
疾走吗顿足吗点亮星星点燃一盏灯吗

把我埋葬吧
把我烧毁吧
让我流逝吧
让我死亡吧

七

夜又来了夜又深了
连同呜呜的风连同呜呜的海
银河系算什么一切都在沉落
地球渺小成一粒灰尘遮在长长的睫毛上了

闭上眼睛吧 你
用泪和血塑造又砸碎雕像的工匠

哈姆雷特在和鬼魂对话
音波震颤着震颤着飘飘飘
长剑闪着金光闪着无比的生命之火
是啊
死还是活

百年千年万年的参天古木不会冬眠
如月如歌如电的潮水永远清醒
然而夜又来了夜又深了
夜又深了夜又来了啊

告诉我
你
力大无比的巨人可刚刚苏醒
精神上可会长眠一生?